

费县民间文学集成

故事卷读

(一)

费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

侯庆修搜集整理



前　　言

自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发出关于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以来，我县各界非常重视集成的搜集出版工作。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我县集成工作正在深入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搜集整理民间文学集成的高潮已在费县大地掀起。在这次活动中，即涌现了象尹宝兰这样的全国著名的民间故事讲述家，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热心于民间文学事业就搜集整理者——本书搜集整理人侯庆修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在编纂费县民间文学集成故事卷过程中，我们发现侯庆修同志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编委会的同志们深受感动，认为有这么多热爱民间文学的群众的大力支持，我县集成工作一定能顺利的保质保量地完成，我县的民间文学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

文化局领导会同集承办的同志多方联系，日夜加班，把侯庆修同志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收为一本专集，列为费县民间文学集成故事卷续集，并以最快的速度编集完毕。

收入本集的故事共九十三篇，内容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收。既有中篇故事《龙王塘》《祝家屯》，又有几百字甚至几十字的精短笑话。打开这本故事集，就象打开一个民间文艺的百花园大门，万紫千红，争奇斗妍，令人惊叹不已。农民的神灵朱龙王斗恶龙战旱魔，为了人们的幸福快乐，受尽了艰难。人们也忘不了自己的神灵，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日

便成了费县人们祭祀朱龙王的日子。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虚幻渺茫的神话成了现实。现在的六月六，已不再是过去人们祭祀神灵的节日，它已发展成为崭新的农贸交易大会。虽然祭祀的锣鼓大戏仍然还有，但人们心中注重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娱乐形式，而不再体验那神话的色彩了，这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进步。

还有那些人格化的神怪与狐仙，凶恶与善良，总给人以活生生的感受。至于现实生活中的财主、农人、小姐、书生都多具特色，生动有趣，人们用他们喜爱的故事形式讴歌正义，鞭挞邪恶，以达到自娱娱人的目的，象书中的《穷八辈》、《牛七的心》、《李公子和玉玉》、《玉兰》等，均含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兼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令人读不释卷。

总之，该故事卷不失为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集为一体的较好的一本书，它确有扬善惩恶、激发读者积极向上的作用，诸位如有兴趣的话，请打开此书，你一定会感到一股清新的生活气息迎面扑来。

费县的民间文学宝藏蕴藏量令世人瞩目。费县民间文学故事卷首卷出版，已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该续集的印刷，定会更加吸引读者，定会把费县民间文学推向又一个高潮，它标致着：费县民间文学事业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我们衷心的希望 费县民间文学事业永远兴旺发达，前程似锦，跨出沂蒙山，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费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目 录

神话部分

龙王塘	1
麻汪	17
闹鬼	18
玉兰	19
蚊子请客	21
李小鬼	22
王小和白鸽	24
金箍盘	26
黑狗和花猫	27
穷八辈	29
哥俩和鲤鱼	32
干鼓肚	34
一毛不拔	35
王二看瓜	38
鼠精	40
水淹霸王	41
黄鼠狼	42
坏诸葛	43

传 说 部 分

嵩山的传说	44
-------	----

岩坡山上的土堆	46
蛰老毛	47
朱龙潭	48
十个儿子抗洞门	49
许由洞和朝阳洞	50
许仙和白仙	52
夜猫子叫	53
高崖一梦	54
鸡蛋和鸡	61
明白二大爷	62
山东人避邪	64
烟草	65
春节为啥插竹子	66
蒲松龄拉呱	68
岐山寺的和尚	69
黄狗报案	70

故 事 部 分

相亲	72
三个女婿作诗	74
三个瘸子走丈人家	75
挑女婿	76
结巴	77
卸甲水	78
冤家	79
明日归还	80

神仙保佑	81
羊倌王三	82
杨二卖猪	83
张宝娶媳妇	84
刘大娘没吃早饭	85
杨半仙	87
吝啬的地主	89
三个无赖	90
喜鹊窝里的牛	91
大青和二青	92
李小三挑媳妇	93
四子作诗	95
赛神仙	96
风水也	97
学厨	98
林子头	100
邢荣	101
祖和孙	102
祝家屯	103
婆媳俩	130
胡大和胡二	132
公子和八哥	138
兄弟俩作诗	140
瞎地主和刘启	142
李公子和玉玉	144
张小三和李二嫂	149

没良心	150
火龙丹	152
大吹	154
赵小黑	157
逃驸马	159
哑巴	162
古怪媳妇	164

笑 话 部 分

李三拐	23
不会说话大伯哥	25
看病	28
闲死的人	39
玉皇老爷钻墙窟窿	45
听话的儿子	63
张小三和李二嫂	67
翁婿作诗	73
麻脸婆	78
馋老婆	88
和诗	99
小两口吃饺子	163
李老汉走闺女家	166
乌龟驮碑	167
炸油条	168
大丈夫男子汉	169

神话部分

龙王塘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在费城东南的群山之中有一座并不见险又不算高但名闻遐迩的山峰，一一龙王山。

龙王山，虽不以高和群山争雄，但其气势与诸岭不同。周身绿衣相裹，满山郁郁葱葱。上身是参天挺立的长青松柏，腰下多搭肩拉摩膊擦踵手的刺槐。再往下，梧桐树亭亭玉立如盖如伞。酷暑盛夏，走在里面也清凉爽快，幽静舒适。

龙王山虽没有悬崖绝壁，其势却颇为陡峭，尤其山北面从山顶到山下呈七十度的坡，坡虽陡，仍树木茂密，枝叶旺盛，树林里是狐狸、刺猬、野獾、野兔等游乐的良好场所。树上栖居着各种雀鸟，善叫的、善噪的、善争善闹的，幽静的山林，生机勃勃。山涧的流水成年累月“哗啦”“叮咚”的响，一条条溪水顺着山弯流到山跟的池塘里。池塘有十亩地那么大，池水碧绿澄清，深难见底，池周围绿草如茵，空气湿润清新。池水或是刚从龙王山流出的余温未尽，丝丝的白气，从池里、池边，山中的树林里，袅袅升腾，从远处看龙王山，青翠碧绿，幽雅恬静，还有那团团的白雾，朵朵的瑞云，难怪文人骚客们时常光临，并感慨地说：“真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这话算说对了，这里真的住着一位名震四方是神不是神的神仙一一朱龙王。

留心细看，林水交际处，有一青砖红瓦的庙宇，飞檐斗拱、鳞次栉比，样式古朴，气势壮观，兼有唐槐、宋柏，龙泉、石碑、更显得庄重肃穆。

庙里除了龙王爷外，还有性情暴躁的雷公，瞬息多变的电母，稚气未退的推云童子，拿尺丈量下雨范围的仆从，虽然人员众多、但都各负其责，井然有序，当然，那都是端坐在正中的龙王爷安排得当，指挥有方，要不，能按时下雨，定量刮风，叫田野里的庄稼长得茂密旺盛，叫这一带山区五谷丰登，叫老百姓佩服得五体投地吗？

这样一个爱民如子，治部有方的王爷，大家一定认为他是龙胎凤种、天之娇子吧？其实不然，他就是老百姓的儿子穷人的后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的来历，费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很久以前，整个鲁南山区，年年大旱，岁岁不收。不是旱灾就是水灾，有时一连几个月滴雨不下，有时暴雨连下几天，继而又是半年滴雨不见。别说地里的庄稼难结粮食，就是树木也常枯死。老百姓只好吃树皮、草根为生，老弱残幼饿死者难以数计，人们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原来，这里天高皇帝远，老百姓的生死神仙不问，当官的不管。东海龙王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对雨量的安排失于合理，更兼那些虾兵蟹将偷工减料，营私舞弊，平时在家吃喝玩乐，高了兴，把全年的雨水一股脑儿倒下来。

庄稼要生，庄稼人要活。改天换地成了人们的迫切愿望。多少人看着饿殍遍野，看着面带菜色的人们，发狠要当老天爷的家，要让满山遍野的庄稼丰收，要让树木草根重新发芽，

要让种地人都能吃上饱饭。其中，西蒋村有一个叫朱龙的农民，这种心愿更为强烈，时时和庄里的人谈论，并发誓：“只要庄稼人不挨饿，自己粉身碎骨也心甘。”

朱龙是个世袭的庄稼汉，以种河边的一亩二分地为生。天旱无雨，地里的庄稼难种，朱龙便到河里挑水把高粱种上。出了苗后，也还得一担水一担水地浇，吃尽了千般苦，盼着高粱穗扬花。可是，一场暴雨来到，几尺高的高粱连根冲走一棵不剩，地里的土也刮去半尺。年复一年，多是如此。

三十多岁的朱龙，既无妻子，更无儿女，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娘俩的生计就是朱龙到河里摸些鱼虾，拾些蚌壳，找些树皮草根充饥。

有一年六月，倾盆大雨下了一天一夜，朱龙的一亩二分刚结荚的大豆被冲得一干二净。朱龙站在自己的地边望着无边无际的洪水，心里充满了悲伤和愤怒，自己吃糠咽菜不说，年迈的母亲这一年怎么度过？千千万万庄稼人的日子又怎么过？朱龙呆呆的站着，天不知不觉黑了下来。

“可累死了，一天一夜没住手，手脖子都抬不动了。”

“咱的蟹将军也会生懒病，一年的雨一天下完，他可怪恋，说说嘴就行，就苦了咱这些当差的和种地的老百姓。”

朱龙感到奇怪，天已黑了，在这洪水横溢的河边还有谁说话？环视一圈，没有一个人，仔细往水里一看，两个磨盘似的大虾一边顺水下漂，一边垂头丧气地说话。

“苦又怎么办，人家当家，咱要是说了算就好了。”

“想说了算并不难，前边那个黑龙潭里有一颗宝珠，是当年咱家王爷放在这里镇压水妖用的，只要把它吞进肚里……”

又一个洪峰过来，两个虾兵被猛地推下去几十丈远，说话声也听不清了。

朱龙的心里忽地翻起簇簇浪花：我要是当了家，把这些横行霸道的蟹将军全部杀掉，我亲自主持刮风下雨，下雪晴天。让老百姓再也不受旱涝的威胁，不但俺母子有吃有穿，庄稼人也有了出头之日。

但是，面对滔滔的洪水，朱龙有些踌躇，在田地干得冒烟的时候，黑龙潭的水都有十几丈深，现在恐怕二十丈也有零头。自己虽然在水里走三十里二十里而不至于沉没，但到深潭取宝，自己能行吗？稍有不妥，自己死了倒也没什么，可是老母亲谁来敬养？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就过去了：只要为了庄稼人，就是死了，母亲也会原谅不孝的孩儿，想着，把衣服脱下，双脚一蹬，跳进洪水。

穿波过浪，大约游了二里路的光景，朱龙便觉得脚下的水打旋，身子一个劲地往下沉，就象有人往下拽一样，知道到了黑龙潭。朱龙停住身，定了定神，运好气，身子一翻，一直奔潭底。

黑洞洞的潭水左一旋右一转，摇动不停，朱龙被晃得头晕眼花，阵阵寒冷象钢针一样刺得朱龙骨头发麻，朱龙咬着牙关往下钻。

奇怪，越往下越明，水渐渐变稳，水温也和身体差不多，朱龙觉得舒服多了，继续往下沉，发现一颗鸡蛋那么大的宝珠闪着耀眼的光芒。

朱龙一看高了兴，猛地扑了上去，伸手就抓，这时，一道黑影向朱龙射来，朱龙一闪身，原来是一只大乌龟，一手

拿盾牌一手拿刀，刀刃贴着朱龙的右肋骨穿过，要是慢闪一眨眼的功夫，也完了。朱龙正在庆幸，又听得背后水有响声，再一次躲闪，一只大虾的长矛把他左肋划了一道指多深的口子，鲜红的血丝象红缎子样在水中飘荡。顾不得疼痛，朱龙急忙对付乌龟的进攻，刚躲过，大虾的长矛又刺了过来，手无寸铁的朱龙只好东躲西藏应付眼前，但是，他觉得这样总不是好法，应该赶快把宝珠拿到手才是，朱龙瞅准机会，躲过乌龟和大虾，猛得一个箭步，窜到宝珠跟前，伸手把宝珠拿到手里，乌龟和大虾一看急了，长矛和大刀一起奔向朱龙的左右肋，朱龙一看难躲，急忙把宝珠吞进肚里，左手分别抓住矛头和刀刃，虽然顿时觉两手麻辣辣的刺疼，但还是咬着牙，狠狠一拽，失去了武器的乌龟和大虾害怕了，身子一闪无影无踪。

宝珠下肚，朱龙顿时觉得浑身是劲，身子一挺，不觉已变成一条巨龙，头象山峰，嘴似城门，两须长有三丈，身长几里，鳞甲闪闪发光，四足的长爪象巨大的耙齿。朱龙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但他就势大喝一声，顿时河水震荡，响彻灵空，虾兵蟹将龟元帅，水族所属均来跪拜恭候。朱龙吩咐迅速尽全力把庄稼地里的水排尽，三天后再下毛毛雨一场解救庄稼的困乏，往后每隔三五天下一场细雨，雨量适中，不可太大，也不可太小，只有慢下，不能下急，如有违犯者立即杀头。

部从遵命，朱龙带头，只一会的功夫，地里的洪水全部排尽，泡得昏昏沉沉的庄稼还了阳，接着一场毛毛雨把叶子上的淤泥冲洗干净。朱龙也恢复了原来的形状，回家把自

己的一亩二分地种上荞麦。看到乡亲们的庄稼损失不大，心里十分高兴，但并不对任何人说出真实的情况。

后来，该下雨了，朱龙变成龙王，率领水族属员降雨。雨下得恰到好处，朱龙就下令晴天。自己也变成原来的模样，回家种地，根据老百姓的要求，根据庄稼的需要，根据自己多年种地的经验，朱龙合理安排了风雨阴晴。

一年之计在于春。开春之后，庄稼人都忙春耕春种，朱龙知道这时候老百姓惜时如金，不忍心耽误他们，便尽量少下雨，雨量小，下过就晴天。嫩嫩的幼苗并不需要大量水分，需要的是温暖的阳光，和煦的东风。

麦子长成身量以后，需要足够的热量催熟，朱龙把云童关在屋里，让强烈的阳光倾撒在麦田里。碧绿的麦田几天后便金黄一片，朱龙再下一场按场雨，庄稼人便忙了起来，紧割紧运紧打场，割完麦子的田野里又赶紧种上玉米、大豆、夏高粱。

三夏工作忙完，盘好墩的庄稼开始迅速的生长，这时候需要足够的水分，朱龙王开始了紧张的劳作，三天一场，两天一阵，有时一天两场还不行。雨水多但不过量，各种庄稼吃饱喝足，使着劲的长，玉米一天长一拃，高粱三天长一尺，谷子、大豆也都长得快，身量长成以后，便忙着开花结籽，孕育后代。

金色的秋天，与其相伴的是收获，朱龙王也回家收拾自己的那一亩二分庄稼。割下庄稼运到场上，用碌碡打好以后，晒得干巴巴的放进囤里，这就是自己和老母一年的口粮，别的庄

稼人也都满脸挂笑，把焦干的粮食放进仓。天高气爽雨水小，是收割难得的天气。

入冬以后，天气变冷，朱龙王早早地用雪被子罩上大地。小麦舒适地躺在下面冬眠，老百姓安闲地守着娇妻稚子，饱享天伦之乐。

庄稼人没有奢求，吃饱喝足冻不着就行。连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把他们喜得眉开眼笑，尽情地享受人生的快乐。但底细无人知道。朱龙王看着大家逃出了天灾的魔掌，也默默地沉浸在幸福之中。

苦日子难熬，甜日子好过，不知不觉过去了许多年，这些年里，整个临沂县的西部，费县的东南，从未受过旱涝的侵害、风雹的袭击，老百姓都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遍地饿殍的现象根本不存在了，百岁老人在这一带多起来。

有一年六月，朱龙王一百二十岁的母亲患了痢疾，天天连拉带吐，高烧不退，终日起床不得，吃喝拉尿全由朱龙照应。朱龙看着重病的老母，不得不把下雨的任务交给龟元帅，并再三嘱咐了下雨时间，方式以及雨量。

龟元帅是个阴奉阳违表里不一的酒鬼，朱龙王离开后，便开怀痛饮并和几个嬢婆妓女尽情地玩乐。酒醉饭饱后，无视条令法规，搬开天河，把洪水一个劲的往人间倾倒，大地上顿时成了水的世界，庄稼被冲走，房屋全倒塌，老百姓无家可归，直直地站在水中或被冲走。

朱龙王正在给母亲喂药，一看门外的情形不由怒火中烧，立即身变龙形，腾空而起，但是，母亲被突如其来的情形吓

死，朱龙王低头看见停止呼吸的母亲，心如火焚落在地上，伏在母亲的床前痛哭了三声，重新飞起，奔上天空。一看，龟元帅正呲着牙，腆着肚子，得意忘形地看着老百姓受难取乐，朱龙王一把把天河门关死，反过手来抓起龟元帅狠狠地摔在地上，顺手拿起一座石碑压在它的背上，这个人间的罪人，后来只有永远驮碑，再无横行之处了。

浸泡在雨水中的庄稼人，目睹了朱龙的变化，看到朱龙飞上天后大雨顿止，洪水立消，明白了真象，原来多年来的风调雨顺，还是自己的朋友朱龙的功绩，怎能不激动，马上集拢到朱龙的小屋，掉着泪，把朱龙的母亲埋葬，但还觉得过意不去，也还想和朱龙诉说心里话，便齐齐地跪在地上，哀求空中的朱龙王下来一叙。

安排完灾后工作的朱龙王，看到庄稼人受的损失，看到乡亲们埋葬母亲的深情厚意，再想想母亲，心里愧悲交加，感到对不起乡亲们，对不起母亲，他很想回到母亲的坟上痛哭一场，很想和众乡亲们坐在一起谈心诉说衷情，可是，他还是强忍着内心的激情，决心不再惊吓乡亲们，只是在云中伸出头来向人们点头致意，然后纵身跳进河中，沿水漂流而上。

这一天，正是农历六月六日。

乡亲们看着朱龙王离开了家乡，难舍万分，齐声大呼：“朱龙王回来吧，大家都想您！”朱龙王不自主的回头看看乡亲们。再游，这时的河便出现了一个湾，乡亲们喊了七十二声，从西蒋村到龙王塘的这段河也就出现了七十二个湾，这些河湾现在依然存在，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这条河也就

是现在的朱龙河。」

朱龙王来到龙王山根的池塘里长住了下来，白天潜伏在水底休息，晚上外出察看庄稼生长的情况，或耕或种、或锄或收，他都按其需要而下雨刮风。

农民出身的朱龙王，从没忘记劳动，在不需要刮风下雨的时候，他常常变做一个老人，到附近的田野或到场上帮助人们干活，他耕地耕得又快又匀，他耪地一棵草不剩，他打场打得又好又快。但从不吃人们一口饭，不喝大家的一口水，干完活就走，人们苦留时，他就瞬间不见。

朱龙王常常指教人们充分抓紧时机耕种收割，赶时节，尽其量的利用时间，减少损失。

有一年夏天，麦子都收了起来，地也种得差不多了该下雨了。可是还有人忙着晒麦种，龙王变成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穿着农家衣服，拄着拐杖，走到晒麦场劝大家把麦子快收起来，天马上就下雨了，很多人将信将疑地堆起麦子，只有一个妇女不但不听劝，还恶语相击，说：“你又不是龙王，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多管闲事。”说完白眼直翻，朱龙王也没生气，还是好言相劝，妇女仍不听，朱龙王把拐杖一指天空，顿时乌云密布，妇女这才害怕了，赶紧堆好麦子，朱龙王也给帮忙堆，刚堆好、苫好，雨点就象断了线的珠子，倾撒下来，妇女转脸道谢时，老人早已无影无踪。

时间不长，人们便知道在龙王山下的池塘里住着一位庄稼人自己的龙王。知道他和老百姓一个心眼，那个出没无定但多在地边、场里出现的老人就是朱龙王，平时虽不当着他的面把话说透，但都愿找他啦呱说话，一有空闲时都到池塘

跟坐着谈天，洗手洗脸，脱得赤条条的跳进去洗澡。奇怪的是，池塘水深无底，可从未淹着过人，有些不会凫水的人跳进去也不会沉底。这都是靠朱龙王的保佑。

从此后，这个池塘人们就叫它龙王塘。

老百姓是朱龙王的朋友，朱龙王是老百姓的亲人，朱龙王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他们时时想念，亲密无间，但也有视朱龙王为仇，专和他作对的东西，那就是一些恶鬼凶神。

火龙是朱龙王的死对头。他常常和朱龙王打仗，只因理亏词穷，又因势薄力单，没人支持，次次都以失败告终。原来鲁南山区是火龙盘居的地方，十年九年旱，不旱的一年也有几个月滴雨不下。庄稼人虽然身受火龙的虐待，但仍然不得不给火龙送钱供礼，让他享受。越这样，火龙越肆无忌惮地滥施淫威。可是，自朱龙王来后，他便失去了威风，谁都不怕他了。他的那些额外收入也随之化为乌有，所以，他恼火万分，免不了整天找朱龙王的麻烦。

一开始，他不晓得朱龙王的厉害，以为一个庄稼汉还有什么了不起，张牙舞爪对着朱龙王，想把他撕成碎片。然而，老百姓的龙王不会拍马溜须、阿谀奉承，可就有的是力气，再加上他疾恶如仇，看着残害老百姓的东西就心头火起，所以对火龙毫不留情，闪身躲过火龙的猛扑，一反身抹住火龙的脖子，两脚狠狠地踢打，火龙身上的鳞片纷纷下落，嘴里喷火，鼻孔冒烟，但都无济于事，虽拼命的翻滚，终因力不能敌，只好饱挨一顿，最后不得不投降告饶。

挨了揍的火龙并不死心，千方百计伺机报仇，他知道自已不是对手，只好网络那些牛鬼蛇神，如瘟神、吊死鬼、